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缠绵的梦



(豫)新登字05号

缠 绵 的 梦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责任编辑：新新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慈利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75印张 134千字

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—10000册

ISBN7-5348-0980-0/I·436 定价：4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花木桂被母亲卖给了“流翠园”，在女主人凤秋仪的百般宠爱下，她出于感激之情，违心地嫁给了她患病的儿子。

“流翠园”园丁其绍为达到个人目的和花木桂暗中往来，并生下一子，而后抛夫弃子，与他私奔。

女大学生晚眉踏进易家的大门，她用爱心呵护扩着易铮这个幼弱的生命，用真情唤醒了久病五年的易浩，长期相处两人感情得到深化。这时，有备而来的花木桂借她在法律上的优势，以认错为名返回易家，易家掀起了巨大的风浪。

欲知这段亲情，爱情的纠分，还要在书中细细寻找。

花木桂不停的东张西望，由坐火车开始，已经转了好几趟车，一直到进入这个陌生的环境。

这间屋子，是公寓式的二楼，客厅摆饰得豪华又亮丽，纯皮沙发，又宽又软又舒适，有座酒柜，酒柜内全是英文字的酒瓶，酒瓶形状都怪模怪样；在角落还有一方小小的吧台，吧台前，张双高脚椅，衬托出主人的喜好。

不知道等了多久，主人终于从室内踱出来。他穿了一件质料高雅的日式睡服，身材普通，不过由于胖及宽松的和服，显得更壮、更胖。

“久等了！小弟姓王，您是……？”声如洪钟，与他的身材成正比。他由桌上拿起金色的烟盒，打开来，递给木桂妈妈。

“我知道！我叫尹娃，住在台东。”尹娃老实不客气的拿出一根烟：“有人介绍我来。”

“喔——。”王先生点点头，探身为尹娃燃上火，也替他自已燃上，然后，双眼不住打量尹娃和花木桂。

花木桂不喜欢他的眼光，仿佛，在他凌厉逼视下，身上的衣服都不管用了似的。木桂拉拉衣服，身躯坐得挺实。

“这位是……”王先生问，眼睛望住木桂，口气却是闷声

娃。

“她叫花木桂，今年十六岁。”尹娃忙拿下口中的烟。

王先生用力的点点头，眼睛终于不再死死盯住木桂，他仰靠到沙发椅背，吐出一口烟。

“听说，王先生的价钱很好，是不是？”尹娃道。

“那要看什么的货色。”王先生不及不慢地。

“像她呢？”尹娃用嘴呶呶木桂。

王先生调回眼光，重新、慎重的打量木桂，木桂故意四处张望，一方面躲开他眼光的压力，一方面跃跃欲试角落的吧椅。

“你们两个什么关系？”姓王的反问尹娃。

“她是我女儿呀！怎么？”尹娃一怔。

“木桂，是吗？”王先生眯笑着问。

“嗯，是呀！阿母带我出来玩呀！”看王先生口气还蛮温和的，木桂鼓起勇气，问：“我……我可以去那边，坐坐吗？”

王先生随木桂手势，望向角落一眼，忽然笑了：

“可以！可以！你去。”

尹娃欲阻不及，木桂已高兴的雀跃过去，坐在椅上，她轻轻的左转右转。

“这孩子——。”

“没关系！”王先生又眯起眼，按熄手中烟蒂。

“对了！”尹娃双眼直勾的望着烟灰缸，缸内烟蒂还有一大截，而她手中的已吸到烟塞，还舍不得丢：“您刚才问我们的关系干嘛？”

“我不要惹麻烦，买卖是双方的事，不能勉强！”王先生看尹娃的样子，便伸手又打开烟盒。

“是！当然！当然！谢谢！”尹娃忙丢掉手中烟屁股，又盒起了根烟，这次是她自己燃的火。

猛吸一大口，尹娃凑向前，又问：

“您看，我这个女孩儿，值多少？”

王先生转头偷瞄木桂一眼，徐徐伸出五根指头。

尹娃，一看姓王的手势，人突然泄了气的皮球似的：“太少啦！”

“喂！喂！我是看她长得还算可以。你自己看，她胸部不膨，屁股不翘，发育得不好嘛！”王先生悠闲的道：“我还得养她一阵子，还得花本钱哪！”

木桂坐了好一会吧椅，又转进吧台内，东摸摸西碰碰的说。

“我女儿很漂亮的啦！谁见了谁夸的！我是听说您的价钱好，才来找你的……！”

“那你想要多少？”王先生反问。做这种买卖，不宜拖太久，愈快愈好。

“十万！”尹娃双眼灼灼地，这时候，她忘了吸烟，只任那烟自燃着。

“开玩笑！”王先生仰靠在沙发上，想了想，他又坐正：“这样吧！我多给一点，你少收一些！”说完，他伸手竖起中指、食指、大拇指。

“八万？”尹娃拢起又粗又长的眉毛。

“是！这是我所能出的最高价码，你考虑考虑。”王先生说完，自己伸手拿起烟，好整以暇的吞云吐雾起来。

尹娃见状，晓得再讨价没用了，只得盘算再盘算，最后，她一咬牙点了头，又猛抽起烟来。

王先生眼底有一丝得意，他随即立起身。转入室内。

这时候，木桂看他走动，忙溜出吧台，坐到母亲身边。尹娃没搭理她，自顾吸、呼；呼、吸。烟雾浓浓的遮住她面容，不知她在想什么，或许，心底也有点不舍；或许……。

不久，姓王的转身出来，手上一叠钞票递给尹娃。尹娃算了一下，仔细收好。这才朝木桂说话。

木桂一看到这么多钱，人都呆了，随即，她悟到母亲这趟出来，是不寻常的。

“阿桂，你以后要乖乖听王先生的话，知道吗——。”

“不！我不要！”木桂蓦然变了脸，孩子气的脸上，瞬间罩上冷肃、煞意、坚决。

“怎么可以这样？阿母不是告诉过——。”

“不要！”木桂更厉声的大叫。叫她听面前这姓王的话？那是办不到，直觉地，她知道这姓王的，是一个陷阱。

“木桂！阿母要去赶车了，你要乖……。”尹娃立起身来，向王先生做了眼示。

木桂看出阿母要丢了她，她脑中电光火石之间，动作比她阿母更快，抢先跑向大门，毫不犹豫的拉开门，奔了出去……。

“阿桂！阿桂！阿桂！”尹娃叫得一声比一声高。人跟着往大门跑。

做过多少买卖了，却不会出过这样的意外，王先生刚才可以抓住木桂的，但对这么美的妞，他不愿动粗，他要她心甘情愿地……。

此时，眼睁睁看着尹娃就要跑出大门，慌忙中，他顾不得绅士派头，很快的拉住尹娃，惶急的叫：

“喂！你人跑了，钱还我！”

尹娃青着脸，闻言忙掏出袋内八捆钞票丢向地上，追出大门外……

木桂一路跑下楼，望着大街，没命的奔跑着，一面跑，一面流着泪，她不住往后看，怕那姓王的追上来，又怕阿母会找不到自己，在这北部，她可是人生地不熟的。

忽然，她撞到了一个人，那人叫了一大声：

“哎哟，干嘛呀！”

“呃，对……对不起！”木桂泪流满面，泪眼模糊中，她只觉得面前有个人影：“我怕有人……要抓我，所以……。”

话尚未说完，尹娃已转出巷子，看到木桂，她更是大叫着：“木桂！木桂！”

“是这人要抓你？”贵妇人问：“她是谁？”

木桂颌首，悲从中来的哽咽着：“我妈妈——。”

尹娃这时奔近木桂，她也红着眼眶：

“你这孩子真不懂事，你知道阿母欠人家钱吗？不还可以吗？他们会杀了阿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可是我不要在那个王先生家里，我不！”木桂拼命的摇着头，同时摇掉一大串、一大串的眼泪。

“在哪里都一样，他要给阿母很多钱咧！你也看到了！”尹娃说着：“难道你要阿母给人杀了？死了？”

木桂只一迭的摇着头，她当然不愿阿母死了，可是叫她住在王先生家，她死也不愿意啊！

“王先生会给你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不像咱们家，有时候要饿肚子……。”

“不！我不！”木桂依然哭着，“我可以去做工，我可以赚

钱，我不……”

“你们发生困难？”有人忽然开口。

尹娃和木桂说了老半天，直到这时才发现旁边站了一位陌生人。木桂感觉到她就是刚才撞到的人——一个看起来很高贵的妇人。

“呃！是的。”尹娃说着，拉住木桂，便要往回走。

“不！我要回家！”木桂站住脚，倔强的说。

“你要阿母去死吗？”尹娃忽变了脸。

一旁的贵妇人细细打量这对母女，这时，她上前道：

“能说出你们的困难吗？”

木桂和尹娃，奇怪又意外的转头看她。

“或许，我可以帮忙。”贵妇人笑了笑说：“来！来这边坐。”

母女俩半信半疑的，望着贵妇人，走进附近家咖啡店。点过饮料，妇人道：

“我姓凤，叫凤秋仪。你叫木桂，你呢？”

“我叫尹娃。”尹娃握着手，有一点不安。

木桂放眼打量凤秋仪，她大约三、四十岁，一身装扮，雍容华贵，皮肤白皙，眼中有一股自然流露的威严，由于面带笑容，她看来既美丽又和蔼。

木桂看得呆了，只是痴痴的想：如果不笑的时候，她一定很冷艳……。

“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凤秋仪单刀直入问，同时，一双凤眼不住望着尹娃，又看着木桂。

尹娃低着头，赌债实在讲不出口。

还是木桂，觉得这位凤秋仪蛮和蔼，她直言道：

“我阿母欠人家钱，要将我卖给姓王的。”

“哦？”凤秋仪转望尹娃，想再证实一下木桂的话，尹娃眨眨眼，在她的逼视下，终于用力点点头。

秋仪这才收起笑容，用心的打量木桂。木桂用手背抹一下眼角，也憨直的回望着秋仪……。

“你今年几岁？”秋仪忽问。

“十六！”

“嗯，”秋仪点点头，转向尹娃：“姓王的给你多少？”

“八万……。”尹娃小声地。

这时，木桂又涌出新泪，泪悄悄的顺着腮帮，淌了下来。

秋仪看了木桂一眼，问：

“木桂，你的意思呢？”

“我……，”木桂望一望尹娃，泪眼婆婆：“我……没意见，横竖……是我阿母欠人家的钱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呜——。”木桂没说完话，趴在桌上泣不成声。

尹娃撇撇嘴，眼眶也红红地。可能是受到木桂的影响，否则，如果她是真伤心，怎会执意要卖木桂？

秋仪等木桂哭了一阵子，才缓然的道：

“如果你是心甘情愿，愿意替你妈妈还债，何必哭呢？”

“不！我愿意帮阿母还债，但是，”木桂头摇得像鼓浪似的：“我不愿意到王先生那儿！”

“阿桂！”尹娃脸色一变，双眼怒睁。

凤秋仪的眼光，这时变得锐厉，同时，也敛去了笑容，她望望尹娃、木桂，冷静的道：

“这样吧！木桂跟我回去！我付你二十万！”

尹娃睁大眼，张大口，一付受惊状；木桂也擦掉脸上的泪，不信似的直望住秋仪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说，多少？”尹娃隔了老半天，才问。

“二十万！”秋仪的眼光更冷了；“我可以先带你们到我家看看，如果木桂不愿意，我们就当没说过……。”

“不！不！”尹娃眉开眼笑：“愿意！愿意！”

木桂看尹娃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她眼眶又红了……

“怎么？木桂，你不愿意？”秋仪冷芒扫向木桂。

木桂俯下头去，愈不想哭，眼泪愈不听控制……

“阿桂！凤小姐这么好的人家，你再不答应……，回去后，你一定没好日子过的！”尹娃拉下脸。

木桂还是哭，她从没离开过家，想到这一离开，阿母竟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她真有漂向大海似的茫然无主……

“木桂不愿意的话，就算了。”秋仪低头看一眼腕上亮晶晶的刁陀表。

“不！”尹娃忙又转头，厉叱道：“阿桂！”

木桂紧紧盯尹娃一眼，忙转向秋仪：

“我愿意——愿意跟你走……。”

这会，尹娃眉开眼笑了，秋仪起身道：

“那，你们先到我家看看！”

“呃！这……不必了，你的人看起来很好，不必了，对不对？阿桂？”尹娃推推木桂。

木桂低着的头，猛一阵点头。

秋仪看不到她的表情，重又坐下，由皮包内，她抽出一本支票簿，振笔一挥，然后撕下，递给尹娃：

“我没有画钱，你可以到银行领现金，或者存入户头，随便你。”

尹娃抖着手，眼里、脸上，全写了满满的高兴，振颤，她从没看过这么多钱：“谢谢——。”

“慢着！”秋仪唤住尹娃：“以后，不能来找她！”

“呃！当然，当然！”尹娃又交待木桂一番：要听人家的话、要乖、要……，然后，她怀着那张票子，欢天喜地的走了……。

木桂抬起脸，拼命的想从泪眼中，紧紧留住阿母的背影，可是，像雷雨泼洒的视线，竟只是一片模糊……。

在木桂哭的时候，秋仪始终冷冷的吸着面前饮料，等了一阵子，木桂渐渐平静下来了，其实，只是表面平静，心里呢？

终于，秋仪立起身，道：“走吧！”

人，不管变得多大，都有适应环境的能力的！

尤其，当木桂下定决心，牺牲自己，帮忙阿母的那一刻，她已企图忘了过去，迎接未来。

不过，累积了十几年的生活习惯，说改就改，原也不是容易的事！

花木桂倚在窗前，木然的瞪视着窗外，窗外楼下，是一大片繁花簇拥，树叶掩映的大花园。有花的地方，就有蝴蝶，此时，又值春分，万物复苏，园内正有成双成对，或彩纹斑斓，或黑亮高贵，或倚红卖绿的蝴蝶，忙碌的穿梭、飞舞着……。

时而，也会有鸟雀其间，有蜻蜓点水似的一闪而过。

木桂望得出神了……，她正幻想着：自己穿了美丽的衣裳，掩在花丛下，和蝴蝶玩捉迷藏，或偷偷去抓蜻蜓……，那

都是好玩的游戏，在家里，她常和哥哥捕蝴蝶、捉小鸟……。

忽地，几声清脆的敲门声打断了木桂的思想。

只见站在门口的凤秋仪视着木桂的脸，说道：

“我要出去。”

“是！”木桂立起身，走向门口。

“你要些什么东西？我买回来！”

“我……不需要。”木桂站定在她面前：“谢谢你。”

秋仪笑了笑。

“女孩子应该打扮漂亮一点，我买几套衣服回来给你。你可以到花园去走动、走动。”

“是。谢谢。”

秋仪说完，转身走了出去。木桂追上前，叫道：

“呃，我——中午，我要去哪儿买菜？还有……您几点吃午饭，我好预备。”

“不必了，煮饭是刘妈的事。”

“呃！”木桂呆愣的望着秋仪的身影，消失在楼下。

踱进房内，木桂呆坐了好一阵子，太静了，静得让人发慌、无聊。

如果在家，她无聊时，会唱歌。在做工、煮饭、洗衣时，她会哼上一首山歌，现在……。

哎！现在不能老回忆家里的事呀！秋仪说，煮饭是刘妈的事？那，这偌大的屋内，还有其它人了？

去看看他们那些人吧！或许，也应帮忙做些什么事，难道，人家花二十万，请来一个吃闲饭的？

想到此，木桂一跃而起，掩上房门，走下楼。

绕了一圈，木桂发现这栋双层的别墅，竟是这么大，原

想到厨房去帮忙，可是转来转去，她由一扇透明的玻璃门走了出去。

因为她看到门外，正有一个背影，弯腰在整理花草。走近了，木桂才发现这人很年轻：

“嗨！”

听到木桂的招呼，这个人徐徐转过身来，一怔之后，他咧嘴笑一下，很淡很淡地。

——阴阳怪气地。——木桂想，嘴里却说：

“请问你贵姓？”

“刘。我叫其绍。”

“喔——，”木桂点点头，说：“我叫——。”

“花木桂。这几天才来的。你家在台东。今年十六岁。”

“你……你全知道。”木桂睁大眼。

“嗯。在这‘流翠园’内，消息流通得很快。”

“喔，这儿叫流翠园？”木桂环视一下周围，走了两、三步，她又问：“你在干嘛？”

其绍没理她，反倒蹲下身子，细细检视花丛、草木。

等了好半天，不见回答，木桂快快的走开，也自顾寻路，一面欣赏花木。

忽然，木桂看到一双蜻蜓，就停留在一朵又黄又鲜又大的花上，她心中一喜，机会来了，于是，她蹑手蹑脚的移身上前，再屏住呼吸的伸出手……。

突然，就在木桂即拈到蜻蜓的同时，她的手臂叫人给拍打了一下：“啪！”

木桂吃了一惊，蜻蜓也飞走了……。

“你干嘛？”木桂瞪了他一眼，生气的叫。

“不能摘花！”其绍还是阴阳怪气的不笑，但也看不出来在生气：“你没看到我在整理花木。”

“见你的大头鬼！谁摘花？”木桂气呼呼地：“我在拈蜻蜓，看！叫你吓走了！”

“拈蜻蜓也不行！你会弄坏了我的花。以后没事，少来花园！”其绍看也没看她的说。

木桂气歪了，以前在家拈蜻蜓、捉蝴蝶、捕鸟、都没人管的！他……一个箭步上前，木桂恶狠狠的一把抓下那朵鲜黄色花朵。

等其绍发觉时，那朵花已让木桂丢在地上，其绍变了脸，大步踏上前，一手抓起木桂前襟，叫道：

“你怎么这么野蛮？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花是你的吗？”木桂也大声叫。

“我在整理，我有权管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是人，不是东西！”木桂嗓门并不比他小。

其绍气坏了，不管怎样他比木桂早在这儿，木桂至少该尊重自己啊，另一双手挥高，眼看其绍就要揍上木桂，木桂圆睁着眼，就等他拳头下来，她就开始要反击……。

“住手！其绍，你疯啦！”一位年约五十岁的微胖妇人，不知由哪儿跑出来，大声叫道。

其绍没打下去，但一手仍捉住木桂的衣襟，木桂扬声叫：“打啊！我不怕打架，搞不好你打输我呢！”

那名妇人跑近来，大叫道：

“其绍！放手！”

“妈，你看她多野蛮！不教训一下，以厝怕不爬到你头上啦？”其绍仍横脸、竖眉的。

“胡说！她不是佣人！快放手。”妇人转向木桂：“我叫刘妈。”

其绍不太甘愿的放开手，哼了一口大气，道：

“妈，她不是太太由台东买来的小丫头？”

“她住在偏屋二楼呐！”刘妈瞪了其绍一眼：“怎么会是小丫头？快别胡说！”

木桂听不懂他们这种阶级之分的对话，只是，她在其绍放开自己时，看到他脸上由生气转为淡然；再由淡然转为无措的奇怪表情。

放开木桂，其绍注视了她好一下子，终于回身，大步走开去！

“你就是刘妈？”木桂问。

“嗯！是！是。”刘妈客气的笑着：“我管厨房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木桂打量着她，她微胖的脸颊上一团和气，身上穿得油腻却不失整齐：“我找不到厨房哩！”

“啊！厨房，”刘妈反身来：“来！来！厨房在这。你肚子饿了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木桂跟着她，转入一条长长走廊，果然看到一间独立式的房子：“刚才那位，是您儿子？”

“是呀，他管园子里的花、草。他是念农工科的。抱歉，对你失礼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不该摘他的花。”木桂看到厨房内，另一位蹲着洗菜，问：“这位是——？”

“啊，她叫丁嫂，是管打扫的，有空常来帮我忙。”刘妈叫：“丁嫂！花木桂小姐。”

丁嫂站了起来，向木桂友善一点头，重又蹲下去洗菜。她

看来比刘妈年轻十几岁，不只年轻力壮，也长得高头大马。

木桂走上前，蹲到盆子边，道：

“我来帮忙洗菜！”

“不！不用啦，”刘妈立刻道：“我以为你肚子饿，想找个东西吃，这儿有我和丁嫂够了！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？在家我也常做的啊！”

“不必啦，你刚来，还是四处走走，先认识认识环境嘛！”刘妈执意将木桂推出来。

“那……我到这儿来，做什么啊？”

“这个……，”刘妈顿了顿，道：“你问太太。”

“太太——？”

“就是凤小姐啊！”

“喔。”

离开厨房，木桂随意走了一圈，在刘妈的解说下，她有了个初步概念：

流翠园包括这栋别墅，以及后面一大片园地，别墅其实只有正屋这部份，木桂住的上、下一层屋子，是偏屋，位于正屋后面，最后面一栋，则包括下人房、大厨房、仓库等等……。

至于后面的一大片园地，统由老黄和黄妈总管，老黄手底下，有一批大约二十多位的工人，有长工、短工，在园地之旁，另有一排房子，是老黄和工人们住的，以及他们的厨房、小仓库……。

还没逛到后面园地，其绍远远的跑近来，一边叫：

“木桂，木桂小姐！”

花木桂站住脚，含着戒备的眼神等他，走近了，其绍露